

二〇一五年四月，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从海外征集来一卷

《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上有乾隆皇帝题写的赞语，

是绘制「紫光阁功臣像」之前「画样呈览」的稿本之一。

绘制此图的画家贾全，是一位活动与乾隆中后期的宫廷画家，

其绘画手段相当全面，所绘题材亦丰富，多有作品存世或见于记载。

这卷画稿，当与历年拍卖所见「紫光阁功臣像」一样，

都是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期间，驻扎在中南海内紫光阁的德军劫掠去的，

这些文物的离散对于中国来说无疑也是重大的损失。

特稿

从稿本到正图的「紫光阁功臣像」

聂崇正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学术专长为清代宫廷绘画



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 有序
近者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詳以爲伊犁回部奎川三大事各有端矣王倫蘇四十三回五次三事不足盡其功若若林爽文之勦滅分於六者間難弗稱大事而亦不爲小矣故其次三紀未紀勦圖像而茲福康安海蘭察等渡海搜山克成偉績靖海疆吁六勞矣不可僅其功而弗載故於紫光閣紀勦圖像一如向三大事之爲然究以一區海濱數月庶績咸其百者爲五十而朕親繫贊五十者爲二十餘命文臣擬贊一如上次之式夫用兵豈易事哉昔漢光武有云每一發兵頭懸萬白況予古希聖八之年髫髻早半白而拓土開疆過克武遠甚更有何異而爲佳兵之舉誠以海疆民命不得不戢師安靖所爲乃應兵非佳兵也然亦因應天助順而成功遠此予所以感

大學士一等誠謀吳勇公
阿桂
勘外守中未恒亮功馳啓軍
務志每予同輝朝襄贊薦逆
除亮三登紫閣福厚功崇

大學士三等忠襄伯和坤
承訓書翰通達清漢旁
年軍書惟明且斷平薩
拉爾六骨財戰賜爵勵
忠竟成國翰

大學士王杰
典學七閩肅正士風臺
灣民俗頗悉心中山海
陰夷參畫具通有佐樽
組圖貌紀功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陝甘
總督一等嘉勇公福康安
金川領兵已著偉名幾雲封疆
吏肅政成解圍擒逆能人不能
崇封殊錫嘉商忠誠

工部尚書福長安
父兄及己晉國勳親吳年
習政其心孔純承旨參議
有見教申忠良之報豈得
國禱

戶部尚書董誥
舊制軍務多用清文茲或
用漢係營海濱治以馬上
六額放勳堪同福得闕來
書勳

閩浙總督李侍堯
以恒入觀今往閩疆戰回
老矣謀猷允長渡兵濟餉
井、有方不誤軍儲其績
孔臧

兩廣總督一等毅勇侯
士麟
粵閩接壤唇齒相依資防守已
均合時機向任部負勇隨出師
文武兼才超錫允宜

福建巡撫徐嗣曾

漢軍統領穆騰額巴圖魯
尉舒亮
金川之役已爲領隊軍定功成
統軍陣內搜捕逆賊不遺餘策
生擒逆渠其能非昧

護軍統領沙爾瑪海巴圖魯
三等嘉勇男雲騎尉普爾普
隨父入都甫十餘歲既長能勇
曉兵有制同散諸羅通該府際
先登拔柵圍容兩逮

福建水師提督健勇巴圖魯
蔡攀龍
臺灣戰將巨擘惟茲向嘉大紀
乃被而散費罰必當弗溫弗違
惟明允允奉三每私

福建陸路提督勇巴圖魯
梁嗣柱
金川勦逆埋根進首鹽水恒瑞
未克暫耐及防藤豆禦賊堅守
受創力戰嘉其鮮佩

搜擒首惡林、泉英

四川建昌鎮總兵扎敦巴巴
國魯張芝元
金川隨征超然選旅統領者兵
以通者歸賊屬生擒賊賊嚴懲
卒獲生俘厥功允巨

臺灣鎮總兵許傑巴圖魯晉
吉保
攻克琴港奉有勅功未解諸羅
賊衆羅通而勇賡賡通奮不顧躬
扼科仔坑逆賊賊窟

散秩大臣贊巴巴圖魯四川
土副將穆塔爾
金川降者功難屈指茲領軍深
有進名止衆志成城賊氛淨洗
晉秩中相同仁一視

清 賈全 御筆平定台灣二十功臣像贊卷
紙本設色
縱三一厘米 橫一〇六〇・五厘米
私人收藏

二〇一五年四月，笔者在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观看和欣赏到了从海外征集来的一卷「功臣像」，据称画卷来自于欧洲的荷兰。

该图卷目前状况良好，基本上保持了乾隆时的原装裱模样。包首为乾隆时的织锦，题签上的文字为「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 臣贾全恭绘」。图卷见于《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列入「御笔」的部分。

画卷的引首为乾隆皇帝手书「靖瀛炳绩」四字，随后为蜡笺本行书「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有序」文，书写于「乾隆戊申（一七八八年）季春月之上澣」，钤印「古稀天子之宝」、「犹日孜孜」，另有鉴藏宝玺「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古希天子」等。后纸接宫廷画家贾全绘制的平定台湾二十功臣画像（开首处有撕裂，后经修补），每一画像旁边为乾隆皇帝御笔亲题行书四言赞语一首，画家最末尾署款「臣贾全恭画」，下钤「臣」、「全」印。

画中共有二十位功臣的全身立像，按照顺序依次为：一、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二、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珅，三、大学士王杰，四、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陕

甘总督一等嘉勇公福康安，五、领侍卫内大臣三等超勇公海兰察，六、工部尚书福长安，七、户部尚书董诰，八、闽浙总督李侍尧，九、两广总督一等轻骑都尉孙士毅，十、福建巡抚徐嗣曾，十一、成都将军法什尚阿巴图鲁云骑尉鄂辉，十二、护军统领穆滕额巴图鲁云骑尉舒亮，十三、护军统领沙尔玛巴图鲁三等奋勇男云骑尉普尔普，十四、福建水师提督健勇巴图鲁蔡攀龙，十五、福建陆路提督奋勇巴图鲁

梁朝桂，十六、浙江提督坚勇巴图鲁许世亨，十七、四川松潘镇总兵奋勇巴图鲁穆克登阿，十八、四川建昌总兵扎敦巴巴图鲁张芝元，十九、台湾镇总兵冲杰巴图鲁普吉保，二十、散秩大臣赞巴巴图鲁副将穆塔尔。

而上述画卷中的平定台湾前二十功臣的排序，与《清史稿》、赵慎畛《榆巢杂识》等史料中的记载完全相符。

按照《石渠宝笈》的记录，此画卷原



清 沈贞 阿桂像轴

纵一六二·二厘米 横一〇九·一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比较此幅画像上阿桂的样貌，可以推测该图应是以“紫光阁功臣像”为本绘制而成

藏于西苑之「春耦斋」。「春耦斋」位于中南海瀛台，乾隆时期为皇帝消暑的茶室书房。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期间，中南海一带为德国军队驻扎之地，「春耦斋」也成了德军司令的消暑场所。其中所藏的文物，基本上被德国军人劫掠一空，原藏贮于「春耦斋」的四十三件书画作品就此离开了故地，其中就包括了这件《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卷。

根据史料记载，平定台湾之役为乾隆年五十二年、五十三年（一七八七年、一七八八年）之事，属于乾隆皇帝「十大武功」之一。

被乾隆皇帝认可的呈览稿本

从笔者接触到的材料中得知，按照清宫作画的程序，凡是重要的作品，均需由画家先画出草图，再由太监递交皇帝过目，经皇帝同意批准后再绘制正图，即内务府造办处档案内记载的「画样呈览」、「准时再画」。在这样的绘制过程中，紫光阁功臣像就会出现多种版本。其一为最终悬挂在紫光阁殿堂内的正图，其二为此前送皇帝审阅的手卷形式的小稿本，其三为最

初为绘制人物肖像搜集的素材性的速写稿。正图为绢本设色画，立轴形式，张幅甚大；小稿本为纸本设色画，手卷形式；而最初素材性的速写稿，大部分为纸本（多层裱贴的高丽纸）油画，均是人物的半身胸像。这些不同的版本，现在多多少少都能够见到一些。由此便能大致上复原这些紫光阁功臣像完成的经过。

其实上面所说的《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卷，如果没有乾隆皇帝题写赞语，大概是很难被《石渠宝笈》一书收录的，因为贾全的画卷实际上就是「画样呈览」的稿本之一。从程序上来讲，或许在这份稿本之前，还有一份更加原始的稿本。因为这份稿本上已经预先留出了皇帝题写赞语的空间，属于被皇帝所认可，即「准时再画」以后的图稿。如果此画卷上没有乾隆皇帝的题赞文字，或许它就应当存放在紫光阁内了。

曾经现身的平定台湾紫光阁功臣像

到目前为止，平定台湾的紫光阁前二十功臣像大幅原件，见于存留的尚有两幅，

即《成都将军法什尚阿巴图鲁云骑尉鄂辉像》轴和《四川建昌镇总兵扎敦巴巴图鲁张芝元图》轴，均见于近几年的拍卖市场中，现在都为海外收藏家所珍藏。而大画原件中的这两位功臣，在小幅画卷的稿本中都能见到他们的肖像。两相对比，皆为同一个人无疑。

《成都将军法什尚阿巴图鲁云骑尉鄂辉像》轴，为绢本设色画，纵一百八十七厘米（含诗堂），横八十四厘米，画幅诗堂上右书汉文：「成都将军法什尚阿巴图鲁云骑尉鄂辉。无前出力，屯练之兵，将军鄂辉，实率以行，覆穴摧垒，到处功成，勇而有谋，覃国之英。乾隆戊申孟夏御题。」左边为同样内容之满文。画中的鄂辉全身直立，穿着文官朝服，头戴一眼花翎，佩带腰刀，面容比较清瘦。画面上的皇帝题赞时间为「乾隆戊申」，即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鄂辉是乾隆时平定台湾战役的前二十功臣之一，由乾隆皇帝题写的赞语，可知其功劳之大。鄂辉为满洲正白旗人，姓碧鲁氏，在乾隆后期参加了平定台湾林爽文、庄大田的战争，得胜归来，论功行赏，获绘图于紫光阁的荣誉，在前后五十位平定台湾功臣中排名第十一。后来，



清人绘 四川建昌镇总兵扎敦巴巴图鲁张芝元图轴

绢本设色

纵一五五厘米 横九五厘米

私人收藏

二〇一一年四月中国嘉德公司由意大利征集

他又参与了平定西藏之乱，累官至四川总督；后坐事夺职，不久再起，官至云贵总督，死后谥「恪靖」。

《四川建昌镇总兵扎敦巴巴图鲁张芝元图》轴，此图现在已经不是原先的装裱式样了，画幅上端诗堂的题词与下方的图像分为两体，被分别装在玻璃镜框内。画为绢本设色，绘画部分纵一百五十五厘米，横九十五厘米，题字部分纵三十二厘米，横九十六厘米。画上的文字如下：「四川建昌镇总兵扎敦巴巴图鲁张芝元，金川随

征，超熊黑旅，兹领番兵，以通番语，贼属生缚，贼路严御，卒获生俘，厥功允巨。乾隆戊申孟夏御题。」左边为同样内容之满文。图中的功臣张芝元为全身立像，头戴一眼花翎，身穿长袍，左手持弓，右手握箭，背后挂箭囊，腰间悬腰刀及弓袋，足登高靴。画面上的皇帝题赞时间同样是「乾隆戊申」。

另，平定台湾后三十功臣像中，也有一大幅正图见于拍卖市场。《护军参领喀尔春巴图鲁万廷像》轴，先前曾见于二〇

清人绘 护军参领喀尔春巴图鲁万廷像轴
私人收藏



〇九年香港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的秋拍，二〇一一年北京的中国嘉德公司请笔者去观赏该图，据公司方面介绍，该图是从意大利征集来的，现为私人收藏。画幅诗堂上右书汉文：「惟彼中林，冲阵孔棘，夺隘毁巢，追奔逐北，踔厉无前，搜捕潜匿，协奏肤功，嘉兹勇力。乾隆戊申夏御题。」左边为同样内容之满文。画幅为绢本设色，尺寸不详（因笔者当时未记下）。此功臣万廷为平定台湾后三十功臣之一，但是题赞的文字却也是由皇帝所撰写的，不知为何与其他几次绘制的功臣像不同？因为未见平定台湾后三十功臣像另外的画幅，无从比较，待考。

据查，「护军参领喀尔春巴图鲁万廷」排名平定台湾后三十功臣之第十三位。按照《平定台湾纪事本末》中记载，平定台湾后三十功臣名单如下：一、吉林副都统法福礼巴图鲁乌什哈达，二、署正白旗蒙古副都统布陇巴图鲁岱森保，三、江南狼山镇总兵坚勇巴图鲁袁国璜，四、南澳镇总兵诚勇巴图鲁张朝龙，五、原副都统衔总管舒克丹巴图鲁特尔登彻，六、副都统衔头等侍卫呼嵩额巴图鲁博宾，七、广东肇庆协副将库尔库巴图鲁官福，八、头等



清人绘 散秩大臣喀喇巴图鲁阿玉锡像轴
绢本设色
纵一八五·三厘米 横九四·七厘米
天津博物馆藏

侍卫和隆武巴图鲁额尔登保，九、头等待	拉萨台巴图鲁锡津泰，十六、副前锋参领	升额，二十三、三等侍卫伯奇图巴图鲁萨
卫费扬阿巴图鲁春宁，十、头等待卫佐领	哲布铿额巴图鲁彦津保，十七、吉林佐领	克丹布，二十四、三等侍卫能登巴图鲁博
能登额巴图鲁阿穆尔塔，十一、健锐营前	噶尔萨巴图鲁五德，十八、三等侍卫达春	绰诺克，二十五、三等侍卫珠勒星额巴图
锋参领斐灵阿巴图鲁赛崇阿，十二、护军	巴图鲁三音库，十九、三等侍卫什勒敏巴	鲁特勒登额，二十六、三等侍卫扬桑阿巴
参领锡林巴图鲁硕允保，十三、护军参领	图鲁屯保，二十、三等侍卫奇成额巴图鲁	图鲁巴彦泰，二十七、三等侍卫瑚东阿巴
喀尔春巴图鲁万廷，十四、兰州城守参将	哲克，二十一、三等侍卫额尔克巴图鲁萨	图鲁定锡鼎，二十八、三等侍卫锡特洪阿
果勇巴图鲁吴宗茂，十五、副前锋参领发	宁阿，二十二、三等侍卫额腾伊巴图鲁克	巴图鲁阿哈保，二十九、屯练二等侍卫多

布藏巴图鲁丹拜锡拉布，三十、屯练守备扎克布巴图鲁阿忠。

其他紫光阁功臣像与战图册

现知，最早的一批紫光阁功臣像，为「平定准部回部」之役的将士，是由供职宫廷的欧洲画家郎世宁、艾启蒙及中国宫廷画家金廷标等人参与绘制的。它们成为此后功臣像的样板。贾全所画的平定台湾前二十功臣中的「护军统领沙尔玛巴图鲁三等奋勇男云骑尉普尔普」，无论从人物姿势到装束，均模仿借鉴自「平定准部回部」中的《散秩大臣喀喇巴图鲁阿玉锡像》轴，该图现藏天津博物馆，可资比较。

关于「平定准部、回部前五十功臣」的手卷稿本，均为纸本设色画，纵三十厘米，横则长短不等，笔者曾经在一位收藏家那里见到过一部分。此图原先应当为手卷形式，现尚存有十幅，并且已经改装成册页的形式了。经与胡敬《国朝院画录》一书记载「紫光阁功臣」顺序相对照，依次为：（前二）定边将军一等武毅谋勇公户部尚书兆惠，乾隆皇帝题写之赞语为：「定边将军一等武毅谋勇公户部尚书兆惠。」

济尔哈朗，喀喇乌苏，两番袭迫，均保无虞，以智济险，以诚感众，卓哉崇勋，辟我提封。」画中之兆惠，蓄髯，全身戎装，头戴盔，身穿甲，双手握于胸前，身后背箭囊，身前挂弓袋，腰间置腰刀；（前三）

原定北将军一等诚勇公兵部尚书班第，乾隆皇帝题写之赞语为：「原定北将军一等诚勇公兵部尚书班第。元戎帅师，平定伊犁，而何阿逆，叛乱垂危，□出不期，投躯西漠，故里棹归，痛哉斟酌。」画中的班第为全身立像，蓄髯，头戴一眼花翎，作跨步状，身穿蓝色上衣，下着棕色战袍，右手作拔刀状，刀已出鞘，左手五指张开置于胸前；（前四）原靖逆将军三等义烈公工部尚书纳木扎尔，乾隆皇帝题写之赞语为：「原靖逆将军三等义烈公工部尚书纳木扎尔。我怀贤劳，命将往代，正值黑水，猖獗鼠辈，以二百众，陷万贼中，因缘殉节，勇□以忠。」画中的纳木扎尔为全身立像，蓄髯，头戴一眼花翎，上身穿蓝色短褂，下身穿浅棕色战袍，双手作握拳状，置于胸前，右手握住腰刀刀柄，刀鞘则挂于腰间，双腿作跨步状；（前五）定边右副将军亲王品级超勇郡王策布登扎布，乾隆皇帝题写之赞语为：「定边右副将军

亲王品级超勇郡王策布登扎布。拍马弯弓，无敌所向，不曾读书，如古名将，和落霍斯，少胜众彼，超勇亲王，额駉之子。」

画中的策布登扎布为全身立像，蓄髯，右手前伸，竖起大拇指，左手叉于腰间，头戴盔，身穿甲，胸前有护心镜，身后背箭囊，腰间挂腰刀及弓袋，足登皂色战靴；

（前六）定边右副将军一等靖远成勇侯理藩院尚书富德，乾隆皇帝题写之赞语为：

「定边右副将军一等靖远成勇侯理藩院尚书富德。古云福将，信有其言，所言均吉，勇冠军门，不宁一勇，兼善于谋，吉林拔翠，特赐封侯。」画中的富德为全身立像，蓄髯，一身戎装，头戴盔，身穿甲，挂腰刀、弓袋、箭囊，右手置于胸前，向上伸出食指，左臂下垂，左手紧握，足蹬战靴；

（前七）原定边右副将军二等超勇伯内大臣萨拉尔，乾隆皇帝题写之赞语为：「原定边右副将军二等超勇伯内大臣萨拉尔。彼中宰桑，识时早归，副帅以往，克赞戎机，拔身战出，不忘本朝，云胡不死，责备则浇。」画中的萨拉尔为全身立像，宽脸蓄髯，头戴一眼花翎，身穿战袍，右手护住箭囊，左手握住弓背，腰间佩刀，作迈步状；（前二十一）原领队大臣安西提督

总兵官豆斌，乾隆皇帝题写之赞语为：「原领队大臣安西提督总兵官豆斌。宿将行间，久矣宣力，所董绿旗，遵其律则，队中独丧，是有命焉，裹创慰众，益庶哀怜。」

画中的豆斌为全身立像，蓄髯，须发微白，头戴一眼花翎，身穿战袍，右手扶身后所背之箭囊，左手置于胸前，腰间挂弓袋和腰刀，足登玄色战靴；（前二十二）原领队大臣甘肃提督总兵官高天喜，乾隆皇帝题写之赞语为：「原领队大臣甘肃提督总兵官高天喜。爪牙之将，用不拘资，感予特达，效命何辞，百战百进，义弗旋踵，怒则面赤，是谓血勇。」画中的高天喜为全身立像，头戴一眼花翎，穿蓝色战袍，右手曲于胸前作指点状，左手握腰刀，挂弓袋、箭囊，足登玄色战靴；（前二十三）领队大臣副都统塔什巴图鲁端济布，乾隆皇帝题写之赞语为：「领队大臣副都统塔什巴图鲁端济布。将军黑水，先众径渡，固营待军，实端□布，众□稍挫，仓率周防，夺回人马，勇且谋长。」画中的端济布为全身立像，须发花白，头戴一眼花翎，身穿战袍，右手至身后扶住箭囊，左手置于胸前，腰间挂弓袋、箭囊；（前二十五）领队大臣前锋统领墨尔根巴图鲁玛瑞，乾隆皇帝题写之

赞语为：「领队大臣前锋统领墨尔根巴图鲁玛瑞。侍卫从征，奇功屡立，虽贼万众，单骑直入，陷阵马扑，距跃弯弓，贼人咋舌，称天上雄」。「紫光阁功臣像」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作全身立像，唯独此幅玛瑞像，画中人物作跪姿拉弓射箭状，不知后来画成正图是否亦是如此。玛瑞除去有肖像悬于紫光阁外，还有郎世宁所画之骑马像传世，并且画有两幅，均名为《玛瑞斫阵图》卷。一幅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纸本设色画，纵三十八点四厘米，横二百八十五点九厘米，图上有作者郎世宁款，一幅藏德国柏林东亚美术馆，绢本设色画，纵三十六点四厘米，横三百零三厘米，画中的玛瑞骑马疾驰拉弓射箭，敌酋中箭坠落马下，图上无作者款。两幅画构图相仿佛，均为真迹。

除此之外，类似的手卷稿本，还见于海外博物馆中的收藏品及拍卖市场之拍品。德国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收藏的「平定准部、回部前五十四功臣」手卷稿本（残本），其中包括有《参赞大臣一等果毅公兵部尚书阿里衮像》、《头等侍卫博克巴图鲁老格像》、《头等侍卫墨尔根巴图鲁达克塔纳像》三幅，末尾还留有第四十二位的「头

等侍卫萨穆坦」的赞语四行。画幅均为纸本设色画，纵三十厘米，横幅长度不详。（前十四）参赞大臣一等果毅公兵部尚书阿里衮，乾隆皇帝题写之赞语为：「参赞大臣一等果毅公兵部尚书阿里衮。富德入援，次呼尔瑞，趲行戈壁，马不进焉。以马济军，敌营夜袭，同事建绩，曰鄂博什。」画中的阿里衮作全身立像，左手前伸，头戴一眼花翎，悬挂朝珠，身穿朝服，腰间挂刀；（前四十）头等侍卫博克巴图鲁老格，乾隆皇帝题写之赞语为：「头等侍卫博克巴图鲁老格。哈萨锡拉，叫讎称乱，趣羊适遇，以计解难，后复从军，屡战屡进，单马冲突，狮子奋迅。」画中的老格为全身立像，圆脸无须，右臂举起，左臂张开，头戴一眼花翎，身穿战袍，腰间挂弓袋、箭囊和腰刀；（前四十一）头等侍卫墨尔根巴图鲁达克塔纳，乾隆皇帝题写之赞语为：「头等侍卫墨尔根巴图鲁达克塔纳。库车围攻，命守要害，侦贼来援，周防以待，贼却乃前，贼前乃却，引至大队，是鞞是膊。」画中之达克塔纳，为全身立像，蓄髯，头戴一眼花翎，右手置身后，左手叉腰，身穿战袍，腰间挂刀；（前四十二）头等侍卫萨穆坦（无图，只剩赞语文字），乾隆皇帝题



斗六門阮
取直前拒
賊巢踞溪
飛馬渡梯
穴短兵交
背壘犯雄
陣乘宵
揮遁稍渠
魁猶待獲
盼切捷旌
捐
福康安
奏報
克大里
拔賊巢
詩以誌
事
丁未
平下
游
張
筆



往征進旅
遲成速迴
渡咎舟危
得安可議
臣忠
天必佑益
欽
神旗象晉
歡除兇旌
凱事全藏
旰食宵縈
念始寬自
顧何備四
助順持盈
惟勵慎君
難
福康安
奏報
廈門望
岸並已
國魯侍
衛等皆
平安渡
海詩以
誌慰
戊申季
夏上
游
張
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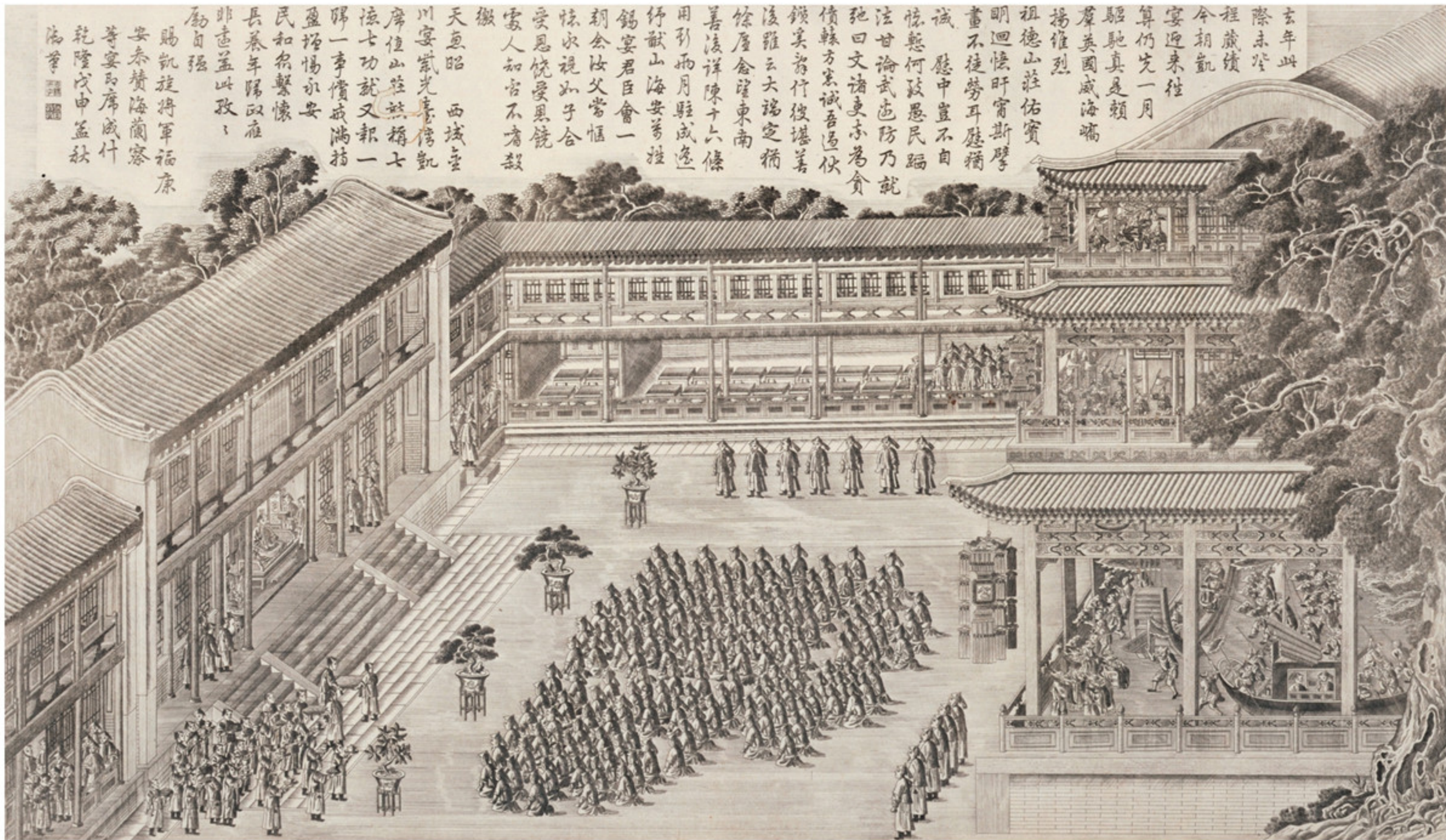


清人绘 乾隆平定台湾战图册之“攻克大里杙贼巢”与“渡海凯旋”

纸本设色

每幅纵五五·六厘米 横九一·一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人绘 乾隆平定台湾战图册铜版画之一
纸本印制
纵五〇·二厘米 横八六·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贾全绘 平定乌什战图册（本幅）
纵五五·四厘米 横九一·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写之赞语为：「头等待卫萨穆坦厄鲁劫运。构衅互戕，识时拔出，致力疆场，首被抡选，往拔达山，译语晓譬，共索贼还。」

二〇〇八年十月，佳士得（伦敦）有限公司拍卖「平定准部、回部前五十功臣」手卷稿本（残本），尚存有：（前三十六）副都统图布巴图鲁温布，乾隆皇帝题写之赞语为：「生不知惧，战不知退，亦不受伤，铜额铁背，弓可担水，箭如秋铍，温侯布名，是耶非耶。」画中之温布作全身立像，蓄短须，上穿深蓝色短衣，下穿棕色长袍，头戴一眼花翎，腰间挂刀，左手握住刀鞘；（前三十八）原副都统骑都尉又一云骑尉三格，乾隆皇帝题写之赞语为：「浑齐潜遯，踈防降滴，从军赎罪，每战必力，黑水殒命，豁罪论功，图像紫光，表功无穷。」图中之三格为全身立像，头戴一眼花翎，身体左向，头部右向，身穿浅棕色长袍，右手欲握刀把，左手握住刀把，身后挂弓袋、箭囊。

除去功臣像外，平定台湾战事还见于十二幅一组的铜版画《乾隆平定台湾战图》册，这也是在铜版画《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的直接启示下，由中国的艺术家完成的。这套组画反映的是乾隆年间，清军

镇压台湾林爽文、庄大田造反的历史事件。这十二幅组画，每一幅上原先并无图名。根据画幅上面乾隆皇帝的题诗，可以确定为如下图名：一、《诸罗之战》；二、《攻克斗六门》；三、《攻克大里灰》；四、《攻剿小半天山》；五、《枋寮之战》；六、《生擒林爽文》；七、《生擒庄大田》；八、《厦门登岸》；九、《凯宴诸将》；十、《大武垵之战》；十一、《集集埔之战》；十二、《大埔林之战》。这十二幅图上均有乾隆皇帝的一首御制诗，而且是与画幅同时刻制成铜版印刷的。乾隆皇帝的御制诗分别写于「丁未」、「戊申」、「己酉」，即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四年（一七八七年至一七八九年）。那么，这套铜版画的制作只能是在乾隆五十四年之后的事。可见，铜版画的制作时间与功臣像的绘制时间几乎是同步的。

作者贾全其人

至于绘制此图卷的画家贾全，画史上记有其名。有关画家贾全的简历，最早见于清朝胡敬所著的《国朝院画录》一书，书中的「卷下」记载：

贾全，工人物。《石渠》著录十。内合笔二，见后。《游香山二十七老》一卷，乾隆辛巳，御题九老会序：「九老会昉于唐，而继于宋，然宋自别名为耆英，而唐亦始以七，后乃成九。且彼或朝野杂厕，文武错参，甚至淄流并预，益无取焉。恭值圣母七旬庆辰，命举九老之会，用晋万寿之觞，盖诸王与在朝文臣为一班，武臣为一班，致仕者别为一班，各得九人，统名一会，并敕画院绘图。」又注「履亲王、显亲王并年逾古稀，为是会领袖，视汉柏梁联句，首赓者宗臣惟梁孝王一人，实已过之。大学士来保、史貽直，皆康熙间旧臣，年逾八旬，较宋富弼、文彦博之列耆英会，荣有过焉。乾隆辛卯，皇太后万寿盛典，恩赐文臣、武臣、致仕诸臣，年七十以上者三班二十七人游香山，景各标名，自显亲王衍潢起，至国子监司业銜王世芳止。御制四集，辛卯命九老等游香山，再用白居易诗韵。」注：「显亲王及钱陈群、邹一桂三人于辛巳恭逢皇太后七旬庆典，已入九老会中，今复康强预列，洵为异数。」《平定乌什战图》一卷。《八骏图》一卷。（以上续编）《应真云集》一册。《摹严宏滋上元中元下元图》三卷。《咏梅图》一

轴，乾隆乙巳仲冬御题。以上三编。

从胡敬的《国朝院画录》一书中得知，画家贾全曾经参与了若干人物纪实绘画的创作，如《游香山二十七老图》卷、《平定乌什战图》卷等，另外也摹绘了一些前人的画作。这些作品都是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的手卷画，绘制时需要一丝不苟，又十分耗费眼力，费工费时。据此基本上就可以确定，画家贾全是一位职业画师，绘画手段比较全面，而非具有文人身份的画家。

但以上资料中对于画家贾全为何方人士，师承何人，他的来龙去脉，一概没有记述，其他文献内也没有看到过画家贾全的相关记载。不过这位画家在宫中倒是留下了一些作品，可以对他的画艺做些补充。此外，清宫的档案里也时有他活动的文字记录，使得我们可以多多少少增加对他的了解。

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十二月初三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一件，内开十一月二十二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贾全画『土尔扈特』续入手卷、册页内人物二份，钦此」。此处所说的「土尔扈特」，应当是指乾隆时期绘制的若干卷或若干册《职

贡图》中的「土尔扈特」部分。乾隆三十五年，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的率领下，从遥远的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东归，乾隆皇帝十分高兴，下令将该部的相关图像资料补入原先已经绘制的《职贡图》内。

贾全按照乾隆皇帝的命令补绘的《职贡图》「土尔扈特」部分完成，「五月十七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内开四月二十九日太监胡世杰交贾全白绢土尔扈特图三开、《职贡图》册页一册、御制清汉字二张。传旨：着如意馆用绫镶裱册页，续入《职贡图》册页后。钦此」。

乾隆三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一件，内开正月初七日太监如意传旨：着贾全仿唐人笔意画《香山九老图》手卷一卷。钦此」。同年「二月二十八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一件，内开二月二十三日首领董五经传旨：盘山行宫漱琼轩殿内曲尺一座用画条一张；盘山行宫农乐轩殿内用画横披一张，着贾全画。钦此。……三月十五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一件，内开三月初七日首领董五经传旨：泉宗庙湛虚楼上西墙文供佛桌上用画条一张，着贾全画佛像人物。钦此」。



清人绘 职贡图卷（局部：「土尔扈特」部分）
全卷纵三三·五厘米 横一三九五·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一件，内开十二月初一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养心殿东耳房围房用年节绢画十幅，着启祥宫、如意馆分画七幅，着礼器馆画人顾铨、周本、贾全各画一幅。钦此」。该年的岁尾，根据太监传达皇帝的命令，画家贾全忙于年节画的绘制。这则档案中明确写道，画家属于「礼器馆画人」，他的两位同事是顾铨和周本。绘制「节令画」是宫廷画家重要和经常性的工作。

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年）「四月初四日各作六十一行取四月份南匠钱粮事，如意馆为行画画人等四十三年四月份钱粮、公费事：姚文瀚、方琮、贾全共三人，每人钱粮银四两、公费银三两，共银二十一两；袁瑛钱粮银三两、公费银三两，共银六两；程志道钱粮银二两、公费银二两，共银四两；谢遂钱粮银五两」。这则档案中有着画家贾全工资收入的资料。贾全于乾隆四十三年四月收到钱粮银四两、公费银三两，共计七两。与他同等待遇的画家是姚文瀚和方琮。

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年），根据皇帝的命令，颁布了宫廷画家的待遇标准：

「……画院处画画人等次，金昆、孙祐、丁观鹏、张雨森、余省、周鲲等六人一等，每月给食钱粮银八两、公费银三两；吴桂、余穉、程志道、张为邦等四人二等，每月给食钱粮银六两、公费银三两；戴洪、卢湛、吴棫、戴正、徐焘等五人三等，每月给食钱粮银四两、公费银三两。钦此。」这是乾隆初年由皇帝定出了以上十五位画家的级别及待遇。由此可以知道，清朝宫廷画家与前代宫廷画家一样，也是有等级区别的。宫廷画家共分为三等，每人每月的公费银数量是一样的，都是三两，不同的只是钱粮银，每个级别间有二两银子的差额。据以上的标准，画家贾全与乾隆初年的前辈画家戴洪、卢湛、吴棫、戴正、徐焘诸人一样，应当都属于三等「画画人」。

到了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年）「三月二十日接得员外郎金江押帖，内开二月二十一日太监厄勒里传旨：热河新工大殿后虎照背上用通景线法画一张，着贾全起稿。钦此。于二十二日起得画稿呈览。奉旨：放大稿用绢画。钦此。」还能见到画家贾全在绘制张幅很大、费工费力的「通景线法画」。

现在故宫博物院尚收藏有贾全的作品

二十件，其中大部分都未经《石渠宝笈》一书收录。至于刊布的贾全作品，数量更如凤毛麟角，一九九二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绘画》图册内刊登了他的两件作品：《登瀛洲图》轴和《中元地官图》卷，都属于画法工整细致的画幅。《登瀛洲图》轴为纸本设色画，纵一百三十九厘米，横五十点四厘米，虽然图画以唐太宗李世民网罗人才的故事为题，但是画家将其画成山水楼阁画；虽然说是唐朝的故事，画中却可以看到清朝大内西苑北海和中海风光的影子，就好像画的是横跨东西的金鳌玉蜆桥和桥旁的团城。《中元地官图》卷为纸本墨笔画，纵五十点八厘米，横六百四十二点五厘米，此为道教题材的绘画，与杜元枚的《下元水官图》卷同时奉敕作于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年），画为墨线白描，塑造人物的功夫还不错。

从以上所引档案资料显示，画家贾全是一位活动与乾隆中后期的宫廷画家，绘画手段相当全面，题材亦十分多样，人物、山水、佛像、花鸟等，都有作品存世或见于记载。

「紫光阁功臣像」集中在德国

笔者在博物馆收藏及艺术品拍卖资讯中发现，清朝宫廷绘画的出现与收藏，具有一个并非有趣的巧合，暗含着一定的规律性。这一现象主要集中在欧洲的博物馆和拍卖市场中。

首先，若干年来的拍卖市场内，经常会有清朝宫廷主持绘制的「紫光阁功臣像」中的某一幅露面或其他巨幅「战图」出现；同时在参观德国的博物馆时也会看到有若干「平定西域战图」的收藏。从以上「功

臣像」收藏和拍品征集的地点来看，几乎都是在德国。比如收藏在德国的「紫光阁功臣像」就有：

《参赞大臣喀尔喀扎萨克多罗郡王车木楚克扎布像》轴，现为德国柏林私人收藏；《署参领额尔克巴图鲁巴岱像》轴，现藏德国柏林国立东亚艺术博物馆；《原领队大臣察哈尔总管坤都尔巴图鲁巴宁阿像》轴，现藏德国柏林国立东亚艺术博物馆；《原蓝翎侍卫莫宁察像》轴，现存德国海德堡大众艺术博物馆；《三等侍卫克得尔巴图鲁哈木图库像》轴，现藏德国柏林国立东亚艺术博物馆；《定边

右副将军一等襄勇伯成都将军明亮像》轴，现藏德国科隆东亚艺术馆。

二〇〇七年拍卖市场中又出现了一幅《二等侍卫哈什哈巴图鲁达尔汉像》镜框，由于画上面诗堂部分已经被裁切去了，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可作探讨，故而当时无法确定画中人物的姓名及身份。这是由于原先的收藏者不谙汉字满文，不知所画为何人，只是觉得人物脸部画得很有水平，以至于将其其他部分一概切除，造成了目前装在镜框中保存的样式，这是极为遗憾的事。但是这幅残缺不全的作品经德国科隆



清 贾全 登瀛洲图轴
纵一三九厘米 横五〇·四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祥源福緒



清 贾全 庆祝图轴
纵三三三厘米 横二〇三·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东亚博物馆的 Annette Bügener 博士核对收藏于德国柏林市立民俗博物馆的油画肖像后认为，「画中的功臣应当是「二等侍卫哈什哈巴图鲁达尔汉」。笔者不敢掠美，现将相关资料简单转述如下：

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的 Annette Bügener 博士根据现在收藏于德国柏林市立民俗博物馆的一幅纸本油画肖像作品，确定画中的人物为「达尔汉」。她记下了纸本油画背后的标签纸上的文字是：「平

定伊犁回部功臣像第四十三」，满、汉文字书写的是：「二等侍卫哈什哈巴图鲁达尔汉」，Annette Bügener 博士还写道：「有趣的是，表框衬里用的旧报纸，是来自于一九〇〇—一九〇三年位于两条流经



清 贾全 五清图卷
纵一四·八厘米 横四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俄罗斯的河流交汇点的小镇。此镇在一八八五年成为东普鲁士北方一独立自治区，一九一〇年当地居民人数达四万之多。这份旧报纸的确为这幅义和团事变时自北京紫光阁被拿走的肖像画，提供了一个后来去处的线索。」（以上所引文字见二〇〇七年十月苏富比公司拍卖图录。）

小镇所处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被称为「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相隔离，但是属于德国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则为波兰和苏联所有。这幅《二等侍卫哈什哈巴图鲁达尔汉像》镜框曾经于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一年两次在德国科隆被拍卖。Annette Bügener 博士的叙述中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比如二等侍卫哈什哈巴图鲁达尔汉是「平定伊犁回部功臣像第四十三」的说法，似乎有个小小的误差。经查胡敬所著《国朝院画录》一书，前五十功臣中排名第四十三位的应当是「原二等侍卫固济尔巴图鲁云骑尉满绰尔图」，并非「二等侍卫哈什哈巴图鲁达尔汉」。所以笔者的理解是，此人应该是后五十功臣中之排名第四十三者，而非前五十功臣中的一员。

这么多的「紫光阁功臣像」集中出现于德国，正好与一个历史事实相符合，也可以说是巧合，即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期间，德国军队的驻地是在中南海内的紫光阁一带，所以紫光阁中的各类文物由德军官兵作为「战利品」劫掠带往欧洲了，此后经由他们的后人又拿到了拍卖市场上出售。而紫光阁从清朝乾隆时期开始就成为了一个小型的军事博物馆。阁内收藏有数以百计「紫光阁功臣像」、油画功臣人物半身像稿本，另外还有很多巨幅的描绘征战得胜的图画，还有若干套反映乾隆时代战争的得胜图册，其中有多种种手绘本和铜版画印本，包括铜版画的红铜质地原版。此外征战中缴获的敌方兵器等也都存放在紫光阁内。这些文物同样也遭受很大的损失，亦以流落在德国的居多。



清 贾全 十六罗汉册
每幅纵三一·五厘米 横二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